

江苏民间戏剧丛书

鲜粮官

(扬 剧)



解 粮 官

人物	秦 双 (秦)	老 妇 (妇)
	門 官 (門)	少 女 (少)
	任白玉 (任)	貧 妇 (貧)
	任 兴 (兴)	群 众 甲乙丙
	龔文章 (龔)	老 翁 (翁)
	秦罗氏 (罗)	云 軍 数人
	秦 子 (子)	聶三龙 (龙)
	龙 套 甲乙丙丁	聶三蛟 (蛟)
	太 监 (太)	番 兵 甲乙丙丁
	万历帝 (帝)	云忠孝 (孝)
	云上杰 (云)	張 通 (張)
	解粮軍 甲乙丙丁	鍾伍元 (鍾)
	老 者 (老)	探 子 (探)

第 一 場

〔二道幕外，秦双“趟馬”上〕

秦 人行千里路，馬过万重山。我，秦双，奉了丞相之命，由北国下書而回。前面已到相府，待我下馬。

〔門官由下場門上〕

門 秦总管回来了。

秦 回来了。丞相可在府中？

門 現在后堂。

秦 与我稟报丞相，就說我回来了。

門 是。有請丞相！

任 (上)何事？

門 秦总管回来要見。

任 啊，秦总管回来了，快快傳他二堂相見。

門 相爷有命：秦总管二堂相見。

秦 是，小的秦双与丞相請安叩头。

任 免礼。一旁賜坐。

秦 謝丞相。

任 (对門官)退下。

門 是。(下)

任 秦双，老夫命你前往北国下書，可曾会見狼主鍾伍元呢？

秦 丞相！

(唱“滾板”)小的奉命北国去，

雁門关会見公子任元虎，

公子也曾盤問我，

把来龙去脉說清楚。

北国見了鍾狼主——

任
秦

(唱)究竟几时发兵来相助？

(唱)我也曾再三追問他，

他言道要与你分疆土；

若是丞相得天下，

長江为界兩相处。

江北完全要归他，

江南半壁你为主，

每年进貢廿万金，

你为臣来他为主。

任

(唱)这样条款你可曾答应？

(唱)家乡怎能不归我！

秦

(唱)我說狼主太苛求，

这样条款我难作主，

丞相出力你出兵，

分什么奴来分什么主。

我說丞相是荊州人，

只能以黄河为界兩相处，

廿万金改为十万匹緞，

奉送杭州茶树十万株。

我說君臣改为兄弟称——

任 对呀！

秦 (唱)他說你为子来他为父——

任 噫!

秦 (唱)不然他就不出兵,
你想做皇帝就靠不住。

任 这……这不要被万民耻笑嗎?

秦 丞相若得江山,在他一人之下称子,在万民之上称父,这有何不可呢?再說,前朝南宋王和大金邦也是如此相称,这是古已有例呀,哈哈……

任 古已有例,哈哈,不知他几时出兵呢?

秦 他兵精粮足,准备兵进雁門关。只要公子不加抵擋,將关上人馬暗暗撤回荊州,給丞相办理后事。

任 怎么办理后事?

秦 噢……办理宮殿接位之事。鍾狼主帶兵直向燕京,他也要你早作准备,在他行軍途中切不可有人阻擋。他一面出兵,一面要你將昏君誑过黄河。廢帝之后,你回到荊州,登了金殿,他就和你照約办事,決不失信。

任 此計甚好,你与他怎么講的呢?

秦 我就將丞相吩咐的話說了一遍,鍾狼主十分欢悅。我經過关上,也和公子說明,公子也將照計行事。这是我給丞相和北国簽訂的文約,請丞相亲閱。(呈文約)

任 (接看)哈哈……

秦 簽訂文約之后,鍾狼主他又說了……

任 噫，他又說什么呢？

秦 他說：虽然約定黃河分界，他還要丞相將江、浙、贛、閩四省歸他所有。

任 江、浙、贛、閩？這怎麼使得！

秦 是呀，這怎麼使得。我說：狼主進中原坐鎮燕京，如若再取四省，中有黃河長江阻隔，在治理時恐有不便。

任 說得好！他怎麼講呢？

秦 他就哈哈大笑，慨然地說：念在秦先生多次奔走勞碌，就將這四省送給先生作車馬之勞。

任 哈哈，你真會辦事，老夫做了皇帝一定封你為內閣宰相。

秦 謝丞相。——告辭。

任 哪里去？

秦 回家探望家小。

任 且慢回去，老夫還有機密與你叙談。先請至書房，老夫頃刻就到。

秦 是。（下）

任 江、浙、贛、閩？唉！老夫江山尚未到手，這個奴才，他倒想割地稱王了。我想他雖有才干，後來只恐還是我的心頭大患，……（想）老夫斷不能永久用他。哼！任興何在？（興暗上）

興 在。

任 命你去將龔文章龔大人請來，就說老夫有要事相商。

兴 是。(下)

任 秦双、秦双，非是老夫不來重用于你，也只怪你野心太甚！

兴 (上) 启稟丞相，龔大人來了。

任 傳見。

兴 是。——丞相有命，龔大人二堂相見。

龔 (上) 是。丞相一聲傳，想是又升官。——干父在上，孩兒龔文章叩見。

任 我兒平身。

龔 謝過干父。

任 一旁賜坐。

龔 干父堂前，那有孩兒坐位。

任 坐下有話相談，不必拘禮。

龔 謝坐。干父，呼喚孩兒前來，不知有何吩咐？

任 喚你前來，無有別事，只因我府總管秦双，為人奸詐，不能忠于老夫，後來必然壞我們的大事，我心想將他置于死地，不知你有何計，可以下手？

龔 哦，不知他身犯何罪？

任 當然是罪有應得，何用多問！快快獻計上來。

龔 既然他有應得之罪，將他推出斬首，也就是了，何必耍小題大做呢？

任 明目杀人，恐有不便。(想)

龔 恐有不便，这……恐有不便……(想)

任 你既无法，老夫倒有一计……

龔 干父有何妙计？

任 老夫命人备办筵席，就說給他接风，命你賠他飲酒，
酒中暗放毒藥，將他害死。你看如何？

龔 將他害死？这……將他害死。啊呀，干父呀！

(唱“梳妆台”)干父这个妙计理欠通，

叫我去賠酒与秦双来接风，

这酒中暗把毒藥用，

他一盃我一盃連我一起命送終。

任 噯！我要他死，并不要你死。

龔 我与他同桌同飲，他死我怎能不死呢？

任 用兩把酒壺也就是了。

龔 兩把酒壺……但不知他在何处？

任 現在書房。飲酒之后速讓他回去，不叫他死在我这
里。任兴，附耳过来！

兴 是。(下)

任 正是：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(下)

龔 害人不問罪，死者也模糊。

〔任兴上摆酒：將毒藥放在上首壺中，龔文章未曾留心，不知
那壺有藥，急中生智，將下首壺中酒倒了一杯賜任兴飲，任兴

即飲下，龔文章又提起上首壺再欲倒酒，任興不要，龔文章知道內有毒藥，與任興相互笑

龔 你去往書房，將秦總管請來，就說丞相備酒與他接風，快去！

興 是。（下）

〔龔文章看看桌上兩把酒壺，想想上首坐的秦雙，下首是自己，如取下首酒壺斟酒無毒他不會死，如秦雙反斟酒，自己有危險，欲換酒壺。傳來腳步聲〕

興 （上）秦總管來了。

龔 請。（任興引秦上）下官見過總管。

秦 哦，原來是龔大人。丞相呢？

龔 丞相本當相陪，因閣中一時有要事，特囑下官代陪總管。

秦 哦，龔大人請坐。

龔 總管請上坐。（二人坐下，任興提壺欲斟酒）退下，這有我侍候。我來給總管斟上一杯接風酒。

秦 不敢，還是我來給龔大人斟上一杯。（提酒壺，給下首杯倒滿酒，龔文章見自己杯中有了藥酒，很窘。秦雙又在自己杯中斟滿酒）龔大人請呀。哦，我真糊塗，你代丞相作主，反居下首，我真太不恭敬了。請上坐，請上坐！

龔 上坐下坐，都是一樣。

〔秦強拉龔上坐〕

秦 这杯酒是你的。(換杯)

龔 你的我的都是一样。

秦 請！(飲完酒，龔舉杯直抖)干，哎，請呀！

龔 噢噢噢，請……(无意打翻杯中酒)

秦 啊，龔大人，你今天难道有什么心事不成嗎？

龔 我找我我没有什么心事。(边說边用衣角擦干酒杯)

秦 既沒有心事，为什么不飲酒呢？(拿下首壺又給龔斟酒)

龔 (見之心定)我不过有件事情莫明其妙。

秦 不知何事？

龔 这多日不見总管，今日丞相备酒接风，不知总管由何处而回？

秦 龔大人呀！

(唱“大六板”)你虽与丞相父子称，

不及我是他心腹人，

我奉命到北国訂条約，

不久番兵要进中原城，

黄河为界分兩國，

丞相要回荊州把基登。

龔 哦，北国鍾伍元兵进中原，(将有毒酒壺送过去)丞相欲回荊州登基。(将无毒酒壺拿过来)

秦 (唱)鍾伍元已允許我为王，

你也是丞相的开国臣。

〔秦提壶欲给龔斟酒〕

龔 (連忙拿起酒壺)我这里有,这里有!滿了,滿了!我来敬你一杯。

秦 我这里有,一样的。

龔 不同……

秦 怎么不同呢?

龔 我我我这酒,一来是給总管接风,二来是与王爷庆賀的。

秦 哈哈,飲你一杯。丞相若做皇帝,龔大人也要升官,我敬你一杯喜酒。(龔窘住)哈哈!

龔 (苦笑)該死,該死,下官有何德能,敢劳王爷敬酒,我是謝天謝地。(泼酒)真是折煞下官了。(擦杯)

秦 龔大人太为言重了。啊,怎么丞相还未回来呀?我要告辞。

龔 (听之不忍)那你快回去夫妻見上一面吧。

秦 請你上复丞相。

龔 可要下官相送?

秦 不用。哎,龔大人,我和你講的話,千万不能洩露风声,我真把性命都交给你了。

龔 恕我不送。(跪下)

秦 喂,(拉起)何必如此。

龔 你要死亡……

秦 你說酒話了？什麼我要死亡？

龔 哦哦……你你……要是王爺了！

秦 哈哈。〔踉蹌下〕

龔 啊呀，好險呀！〔擦汗〕天地良心。〔安慰自己，下〕

〔二道幕落，秦羅氏、秦子由幕前上〕

羅 （唱“滾板”）我夫奉命去出差，

半載未見他回來，

盼夫來至大門外，

〔秦雙腹痛上〕

啊！一見兒夫喜满怀。

官人回來了！

秦 回回，回來了。

子 爹爹，爹爹！

秦 啊呀！〔腹痛而死，任興上〕

羅 官人怎樣？啊呀官人，你你你，啊呀，官人呀！（大哭）

興 秦總管，秦總管。

羅 我夫他他他已死了。

興 死了？死了罷了！

羅 啊！夫呀！

興 哎！不要哭了，丞相叫我前來：限你立刻離開京城。你夫在世偷弄相府家財，金銀珠寶絲毫不准帶走。違命者送官究辦！

罗 啊!(欲昏欲言)
兴 走,走!(拉罗氏下)
子 媽媽,媽媽!(叫下)

第 二 場

〔二道幕起：金殿。任白玉上〕

任 边关来奏折，老夫大事成。請駕登殿。

〔四小太监，二大太监引万历帝上〕

帝 摆駕登殿。

任 老臣見駕，万万岁！

帝 老卿家平身。

任 謝万岁！

帝 早朝上殿，有何本奏？

任 雁門关有紧急文書来京，特来上奏。

帝 雁門关有何事紧急？

任 北国鍾伍元，兴兵犯境，勢如破竹，直向燕京而来，如何是好？

帝 啊，北国他他他兴兵犯境，你儿任元虎为何不出兵抵擋于他？

任 奏折上說明，我儿任元虎，也曾出兵抵擋，只因兵寡將弱，敌兵来势汹涌，我儿一人难以抵擋。我儿到如今已生死不明了！（假哭）

帝 不好了！

(唱“梳粧台”)孤指望鉄桶江山如同泰山穩，

誰知道北国无故兴兵起烟尘，

任元虎寡不敌众生死未料定，

老卿家先莫流泪赶快想章程，

赶紧要派兵迎头去抵敌，

快召集各路人馬先来保皇城。

再命人打探你儿子生和死，

老卿家你看誰能做領兵挂帅人。

任 万岁，如今江南乱民未平，各路人馬不能輕举妄动，
万一前走后空，乱民們將會乘虛而入，那时燕京岂不
腹背受敌？

帝 老卿家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任 万岁不必惊慌。依老臣之見，不如駕迁洛阳，坐鎮大
江南北，先平民乱，免去后顧之忧！然后再派兵击退
番兵，光复燕京，重整河山，岂不是好？

帝 迁都洛阳？

任 是呀。

帝 如果番兵随后追赶，又将如何？

任 駕迁洛阳，方保万无一失。縱然番兵追赶，有黃河天
險阻隔，諒他插翅难以飞过。

帝 迁都之事，容孤再思再想。

任 事已紧急，迟緩不得，万岁速拿主張才是。

帝 待孤召宣众卿，商議商議。

任 那些貪生怕死的臣子，早就忙着搬家逃命。他們还有什么再好的良策。

云 (內喊)臣，云上杰有本启奏！

太 万岁，定国王云上杰有本启奏。

帝 宣他上殿。

太 是，圣旨下：定国王云上杰上殿！

云 領旨！

(上唱“滾板”)北国賊兵犯边疆，

奸淫擄掠燒民房，

任元虎小賊不抵挡，

擅离职守逃荆襄。

賊兵勢如破竹样，

沿途房屋变火場，

为大臣岂能存观望，

玉石阶前見君王。

臣，云上杰見我皇，万万岁！

帝 云卿家平身。

云 謝万岁。万岁，大事不好！

帝 卿家又有何事惊慌？

云 为臣在府中聞得北国鍾伍元，帶領人馬，兵进雁門

关，直向燕京而来。雁門关总兵任元虎，不加抵挡，弃城而逃。聞說他已帶領雁門关全关兵將，逃回荊州故乡去了。

任 云王爷，你已退休多年，雁門关軍情怎会得知？

帝 是呀，卿家已久不聞国事，雁門关軍情，在府中怎会知道？

云 雁門关守关部將張通，乃是为臣旧部。是他言道：北国人馬，未到之前，关上众將，紛紛討令出城迎敌。任元虎再三不允，反將張通重責八十軍棍，赶出大营。然后任元虎就帶領人馬逃往荊州。万岁不信，現有張通为証！

帝 啊，卿家，你儿子任元虎这是何意？

任 如此說来，这小奴才一定是貪生怕死。万岁何不卽命云王爷多帶人馬，赶往荊州，將这畜生拿来問罪。

帝 这……

云 如今北国人馬直扑燕京而来，怎能分散兵力。臣愿領兵赶往雁門关迎敌。小賊任元虎縱有他謀，硯池之水，諒他也起不了多大的风浪。

任 万岁，云王爷不能出京。他若一走，誰人保駕呢？

云 万岁且放龙心，为臣只帶十万人馬出征，燕京有我侄儿云忠山保駕。

任 云忠山年輕，恐怕难以胜任吧？

云 任丞相！适才你奏道，要我帶兵去往荊州捉拿你逆子任元虎，怎未想到朝中无人保薦，分明其中有詐！

任 这……万岁，适才为臣聞听这奴才弃关逃走，老臣气昏了，一时未曾想到。老臣决无他意。

云 哼，諒尔也不敢。

帝 卿家不必爭論。云卿听旨：命你帶領十万人馬，兵发雁門关，击退敌寇。

云 領旨。——万岁，任元虎临陣脱逃，虽非大患，后来犹恐难整軍規，必須严加追究。

任 王爷放心，这奴才自有我家法处治。

云 任丞相說得輕易！国家叛臣，岂能容你家法处治。难道你竟敢庇护叛臣？

任 这……万岁，为臣不敢。

帝 卿家，这是他几年輕胆小，貪生怕死。也不必称为叛臣。就命老卿家多加教訓，也就是了。

云 唉，遵旨！

（唱“滾板”）万岁偏爱年輕將，

軍情紧急难多講，

此番出师把敌抗，

定要將外患內痞一扫光。（下）

任 啊呀不好！这老儿領兵前去，有碍老夫大事。这这这如何是好！（想）有了。启奏万岁：云王爷挂师出征，軍